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序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秦拜繁書嚴飛蘭子顏 師古 集註

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

聞鄒子曰師古曰鄒術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

也師古曰以救激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

漢書卷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則易之

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

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裘裘

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

曰節止也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欲音慾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

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

節則不可贍

師古曰贍足也

民離本而徵末矣

師古曰徵要末

也古音工堯反

末不可徒得

師古曰徒空也

故搢紳者不憚為

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

而世

不知媿故姦軌浸長

師古曰浸漸也

夫佳麗珍怪固

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

采

如溥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

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

所以範民之道也

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

是以天下人民

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

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



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

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

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

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

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衡反其下並同伯者常佐天

子與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

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由常篡齊六

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

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

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日子谷反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

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

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

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示不復用元元黎

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



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

鄉使

秦緩刑罰薄賦歛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

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

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

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

苛調諛者眾

師古曰調古諂字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

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

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闢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

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

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

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緡北構於胡南

挂於越

師古曰挂縣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

師古曰宿留也

進而

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

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



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  
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  
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  
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  
壤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  
強大也長音竹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戰國

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  
郎降羌棘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絡也師古曰葳與機同深  
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  
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  
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  
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挈相連引也音女



居反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

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

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多

而變起宋祁曰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次下亦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

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

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

嚴安

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

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

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

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傳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

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為博士



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

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

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

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

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蹄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

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

謀羣臣師古曰訪其數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

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

軍

南越竄屏蔭羣與鳥魚羣師古曰蔭廬也成長則曰羣蔭音加正

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

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焉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

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

氏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

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

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師古曰洽博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

大



賢縣賞待功師古曰俟古侯能者進以保祿

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刑於

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履衆美而不足

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章

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封

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夫天命初

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及臻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

終軍

曰潤色謂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師古曰休美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

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

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葬之郊宮謂泰時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谷也

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

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

曰謂伐紂時解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

在董仲舒傳



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

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

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一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曰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苴白茅於江

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

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文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終軍

蓋六鵝退飛逆也晏曰六鵝退飛象諸侯白魚

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界武王也臣

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

明開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

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

故云并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

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

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拱而疎之



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

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

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

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

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

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

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師古曰頡之可也

終軍

曰頡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義有詔

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

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

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頡已之宜今天下

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

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

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

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

大元世

年



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

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

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

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

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

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

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偃重問之

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

終軍

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

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

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

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

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

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其冀也偃窮誣服罪當死

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



偃即罪

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

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

關吏予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

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軍問以此何為吏

曰為復傳

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

還當

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

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

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

繻軍

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使

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當發使使

匈奴

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

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

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云橫草也

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

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

啓前行

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

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

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



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古師

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

竒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廼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

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

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

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

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

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 王褒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

講論六藝羣書博盡竒異之好徵能為楚

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

劉尚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古師

古師



曰華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

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

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

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

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

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歌之時記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師古

王襄

音凡曰記父之武等學長安歌大學下轉而上

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

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襄既為刺史作頌

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

作者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襄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廼

徵襄既至詔襄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襄

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縵帛之麗美羹藜藿者不

六十七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含音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音丘九

反又音昌少反

今臣辟在西蜀

師古曰辟讀曰僻

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

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

無有遊

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顧猶反也累

音力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

師古曰塞當也

雖然敢

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

記曰共

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

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

王褒

共讀曰恭

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師古曰趨

讀曰趣普博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

如淳曰健休貌也師古曰如說具也矻音口骨反

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樸

清水焯其鋒

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焯音千內反越砥歛

其罟

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罟刃旁也音五各反○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

字水斷蛟龍陸剽犀革

師古曰剽截也音之

忽



若其泥畫塗師古曰畫塗也泥泥灑地也塗泥也

其易○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泥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

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

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

曰溷亂也音胡頰反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匈喘膚汗人極馬倦

及至駕齧郟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郟故曰齧郟張晏曰駕則曰

至故曰乘曰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

王良

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無恤郵良劉

得代王述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

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如其精巧

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縱馳騁駑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驚景

靡者如光景之從靡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

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

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

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師古曰遼謂所行遠故

六曰男四

六曰男四

六曰男四



眼締絡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

温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悽愴

曰悽愴寒冷也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

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

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

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

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

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二捉髮以賓賢士故

生

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囹圄空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任

令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

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弄經也任謂

一三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師古曰逸閉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



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烹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

鬻南甯子飯牛

師古曰鬻南甯賣也邑氏春秋云百里奚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鄆陽傳鬻南音弋六反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

卑辱與深而升本朝

張晏曰與幽也深狎也汗也言激與深汗不章顯也

師古曰漑音先列反

離疏釋躄而享膏粱

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水瀉也

臣瓚曰以繩為躄也師古曰躄即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躄音居略反

剖符錫壤而光

王褒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實說士

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

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

而風冽龍興而致雲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蟋蟀埃秋

唿蟪蝻出以陰

孟康曰蟪蝻渠略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蟪蝻甲蟲也好叢聚

而牛也朝生而夕死蟪音由字亦作蝻其音同也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

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

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若讀曰艾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師古曰契讀與高同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

曰明明察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錐伯

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迭迭之遞二十四鍾各有

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

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

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宋

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

王

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

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猶

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邊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

大反○宋祁曰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

全不行師古曰胡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是以聖王不徧窺

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

讀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師古曰太平

頌

頌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

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

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印詘信若彭祖

响嗟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

商本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嗟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吁于反嗟音虛眇

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蓋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蓋

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

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

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曰游放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

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

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言博奕然非道藝無事爲之猶賢也奕今之圍碁也辭賦大者

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

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曰辟讀曰譬今世

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辭賦



比之尚有仁義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韻

鳥獸草木多

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

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

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

師古曰之

也往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

歸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

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

注錄

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 賈捐之傳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

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

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

海中洲居

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宋祁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廣袤

可千里

師古曰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二千餘其

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糝下吏亦酷之率



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  
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至宣帝  
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  
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  
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  
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  
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

賈捐之

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崖內屬為郡久矣今  
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  
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捐  
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受策  
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  
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  
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



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

工其反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引禹

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

與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

德可歌頌

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

之大仁也

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不過江黃西不

過氏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賈捐之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

譯而獻

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

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

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

還

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

齊桓揀其難

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

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孔子

定其文

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

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

○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



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卒終也長

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

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

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鸞為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

曰鸞為旗編以羽毛列繫種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

賈捐之

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

禽獸無異木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

海之中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園貌也霧露氣濕多毒

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

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

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

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豆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  
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

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

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

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

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

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

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

賈捐之

行日五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宋祁曰折本

去求字賂字當作路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憂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

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又腐壞則



色紅赤也。○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設以建元為元狩，歟。

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廼探平

城之事。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宋祁曰：一作籍兵。

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

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奴萬

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

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

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

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候

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鬼乎萬里之外，淮

南王盜為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

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

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

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

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莫

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

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誦反又子奚反

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校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宋祁曰校助當作救助

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

師古曰詩

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亦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最與大國為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

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

捐之

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

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

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

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

上廼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

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

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蓋

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師古



曰辟讀曰避 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

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

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

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

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

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也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以故

實捐之

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人楊興新以材

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

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揚興字京兆

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與滄薛大夫張晏

曰滄勝也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滄與俞同我易助也君房下筆

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

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

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

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

日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蒲宣立

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官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

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宋祁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興曰我復見

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傳

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本字上信用之今欲進第

實錄

從我計師古曰第但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

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

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

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不妄交遊

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

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

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

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回閔子騫榮名聞於



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

吏民敬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

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

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用之介胄則

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

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

義不回師古曰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

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

賈捐之

與捐之獄今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

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

譽師古曰風讀曰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

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

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

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爲而堅言爲而辯學非而博

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

此者皆誅殺也。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

四誅者不以聽耳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



史  
滅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或帝時至部刺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也

膺當也懲創刈也言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共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為

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

淮南指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

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

嚴助石顯譖指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

買指之

身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限哉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注之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東方朔傳第二十五

漢書六十五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翊國學顏 師古集註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

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

音一涉反又音一琰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

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



超擢之。宋祁曰住文監。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本作擢也。校本改也。作之。

自銜鬻者以千數。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

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

之事足可用也。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

書。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誦二十二萬

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東方朔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

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臣

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

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

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揖三軍服猛獸也。捷

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廉若鮑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

為天子大臣矣宋祁曰一臣朔昧死再拜

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師古曰以為大

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

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久之朔給

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殿之御騶也後以為騎謂之騶騎

宋祁曰注文本字新本作奉舊本監本作本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

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

東方朔

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

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

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朝

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

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

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



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  
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  
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  
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  
令闡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日反  
**置**  
守宮蓋下射之皆不能中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  
術家云以器養之食  
以丹沙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  
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  
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蓋食器也若蓋而大今  
之所謂蓋蓋也蓋音撥。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

東方朔

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  
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朔自

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  
贊進也  
廼別著布

卦而對曰  
師古曰別分  
也音彼列反  
臣以為龍又無角謂

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

宮即蜥蜴  
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  
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

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  
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烏典

反蜥音殄。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蜥蜴俗呼為  
蠍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窻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

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  
何哉。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上曰善賜帛

大正



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

並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

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

遇者也滑稽音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

非至數也

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

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迺覆樹

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

蘇林曰窶音貧窶之

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為之

東方朔

寄生也寓木死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揚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

勝痛呼晷

服虔曰晷音晷鄧長曰呼音驍箭之驍晷音爪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

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晷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勝云晷今人痛甚則稱阿晷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謝之云口無毛聲誓誓也○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覆守宮



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各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窶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何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圓似窶數而云非萬木尤踈謬矣。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整言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納喪之狗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整音教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整言者烏哺齧也

韋昭曰凡鳥哺

子而活者為齧生而自啄曰雖師古曰齧音口且反。劉攽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嘴

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枚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

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

張晏

曰齟音擗藜之權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狀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戾反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吽音五戾反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

也拍者鬼之廷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

塗者

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浸淫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

未定也狝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朝

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

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

來

師古曰晏晚也

朝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

東方朔

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

之朝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

去之何也

劉放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

朝免冠謝上曰先

生起自責也朝再拜曰朝來朝來受賜不

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

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

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

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

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

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

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與

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

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

東方朔

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

之穀總稱也稔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

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

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

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

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



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徵循

長楊以東師古曰徵避繞也循行視也右內史發

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讀曰供後廼私置更衣師古

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

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楊

五柝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貧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

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

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

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

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摠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

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

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

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

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師古曰說讀曰悅

東方朔

王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



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

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

之憂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

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

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

夫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

東方朔

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

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

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

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

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

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

東方朔



土宜薑芋水多蠃魚

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

食蠃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

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

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

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

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

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

師古

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

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虛

東方朔

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

之垣而囿之

師古曰騎馳東西車驚南北斥却也

師古曰亂馳曰驚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

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

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也師古曰張說也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

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寔之變

是其不可三也

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宮中設

九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師古曰楚靈臺作章華之

臺納三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

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

六符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

東方朔

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閏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蹠闕也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

師古曰慮音廬

尚帝女夷安公

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

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



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姆說者

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

以公

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

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為之

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

東方朔

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

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

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

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

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

上三令三



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師古曰言所上壽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

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

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

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劉氏校本云下精

神散三字衍今監本亦無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

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

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

東方朔

待詔官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主之女也故曰竇

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

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

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筭

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

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

大...



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

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

金帛之藏。宋祁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

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之

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

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迺欲自安而居處者乎偃懼曰

憂之久矣不知所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

東方朔

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

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

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

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且足下何不白主獻長

門園如淳曰實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

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

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

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實太



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  
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  
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  
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  
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列為公  
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  
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  
職師古曰卒讀曰粹洒音信又音山政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

長方朔

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

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

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得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

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

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

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

師古曰為賤者之服。劉攽曰執當作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

大方朔



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簪珥

師古曰珥珠玉珥耳

者也

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

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

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

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

箱自引董君

師古曰之往也

董君綠幘傳鞬

應劭曰鞬宰人服

也韋昭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鞬即今之臂鞬也傳讀曰附

鞬音工侯反

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

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

館

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師古曰胞與庖同

因

東方朔

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

師古曰上上坐○劉

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

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

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

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狗馬楚鞠劍客輻湊

師古曰楚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

董

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

角狗馬之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上大歡樂之



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

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

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

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

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

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

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之也盡狗

東方朔

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

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

大賊也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賊也

○劉放曰劉向說春秋賊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賊也○宋祁曰姚本句末無

也字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

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柰何

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

曰豎貂易牙皆齊相公臣也魯仲有病相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身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

面目見仲父平蒙衣袂而絕平壽宮蟲慶父死而魯

國全師古曰慶父魯相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

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管蔡誅而周室安

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

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

會於內故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

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

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



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趣末謂工

商之

百姓多離農畝上狃容問朔吾欲化民

豈有道乎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

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

師古曰弋黑色也絺厚繒音徒奚反

足履革鳥

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柔常言儉率也

以

常帶劔

師古曰但空用常不加飾

莞蒲為席

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

東方朔

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相又音官

兵未無刃

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

也衣緼無文

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府亂絮上無文絲也緼音於粉反

集上

書囊以為毀帷

師古曰集謂合聚也

以道德為麗以仁

義為準

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

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

鳳闕右神明

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號稱千門

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

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

也即今氍毹之屬曰氍毹

宮人簪璫瑁垂珠璣

師古曰璫瑁文甲也璣珠



之不園者璠音代瑁音昧  
機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教馳逐飾文

采鼓珍怪師古曰鼓  
古叢字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

鼓師古曰言其  
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

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師古曰失農  
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

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  
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

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馮  
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

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也走  
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

東方朔

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豪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  
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

意察之朝雖談笑師古曰談  
發言可笑也談音恢其下談  
謂謝譔

談諧  
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自公卿在位朝皆教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教  
讀曰傲為

音于  
偽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  
給捷也好作問之師

曰故動作之而  
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

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



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

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

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

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

史大夫職典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

將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其有勇皋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

士士亦理官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

東方朔

亨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其有辯說顏閔為

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皆為有德行也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

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摠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劉放曰作夔字乃是益

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

執金吾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為鴻臚應劭曰高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

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高同字本作契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阿私

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

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



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

**魯般為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也般

**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立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

**延陵季子為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

**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

**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菜柳下謚曰惠以其貞絜故為大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

**蘧伯玉為太傅**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

**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

**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

**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

**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頭今以羽林為之髮正上

**宋萬為式道侯**師古曰萬車前師古曰羿音詣

**上廼大笑是時朝廷**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侯若今之武侯引駕

**多賢材上復問朝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復問朝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復問朝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復問朝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拍意放蕩頗  
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  
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  
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鄉  
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  
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  
可勝數著身於竹帛膺腐齒落服膺而不釋

師古曰服膺俯服其習臆也釋廢置也  
○宋祁曰數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好學樂道

東方朔

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  
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  
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  
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  
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  
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

大司二



以兵奔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

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談行焉

宋祁曰故談談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

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

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

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

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

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

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

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

師古曰言至易

賢不肖何以異哉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東方朔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

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

宋祁曰泉疑作淵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

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

慕之

宋祁曰慕當作莫

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

七也二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

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宋



祁曰常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有於

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

聲徹其高遠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

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也

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

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致同敏勉也辟若

鷩鷩飛且鳴矣師古曰鷩鷩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

鷩音脊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自

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

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師古曰匆匆謹議之聲天有常

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

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

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黻纁

充耳所以塞聰如溥曰黻音土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黻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



黠黃色也續縣也以黃縣為丸用組懸之明有所不

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

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枉而直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之教

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

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

東方朔

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

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

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

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

筦闕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音蠡

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



反瓢音以筵撞鍾文穎曰謂稟筵也豈能通其

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音徒丁反豈能通其

之譬猶鬪之襲狗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孤

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至則靡耳何

功之有師古曰靡碎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

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

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

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

東方朔

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

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

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

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

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二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六

也猶言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

餘論也



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

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

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哭反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時

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呼可乎哉可乎

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竟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或反夫

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弗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

東方朔

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

可以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以與言上道也先生

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

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

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

君之榮除王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誅



謗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

傷於身蒙不辜之名師古曰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

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

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

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子孟康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巧言

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

其心師古曰瑇瑁與彫同畫也瑇瑁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

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阨國

東方朔

家為虛師古曰阨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賢聖親近讒夫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

解在矣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

曰說讀曰悅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頽

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于反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

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

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為室  
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  
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  
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  
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  
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員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  
陽狂師古曰解並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

東方朔

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  
寬和之色師古曰閒讀曰開開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盡  
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盡計也。上以安  
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  
而見也師古曰幾無幾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



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

褒有德祿

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

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

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

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

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東六期

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

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

不絕也

師古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

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

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



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  
 給人足畜積有餘圉圉空虛師古曰畜積曰蓄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  
 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  
 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  
 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植濟濟多士文王以

東方朔一

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棟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謂

也朝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  
 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殿上柏柱  
 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足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

及俗所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



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

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

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溥

不定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

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

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

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柱下

東方朔

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

一出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也臣瓚曰其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詭違也其

滑稽見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師也朔之談諧逢占射

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次也其事浮淺

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

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



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  
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東方朔傳云  
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註云卒讀曰粹洒音  
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必按許  
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解  
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註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  
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  
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 東方朔傳第二十五

